

临界点上的 中国

CHINA AT THE CRITICAL PO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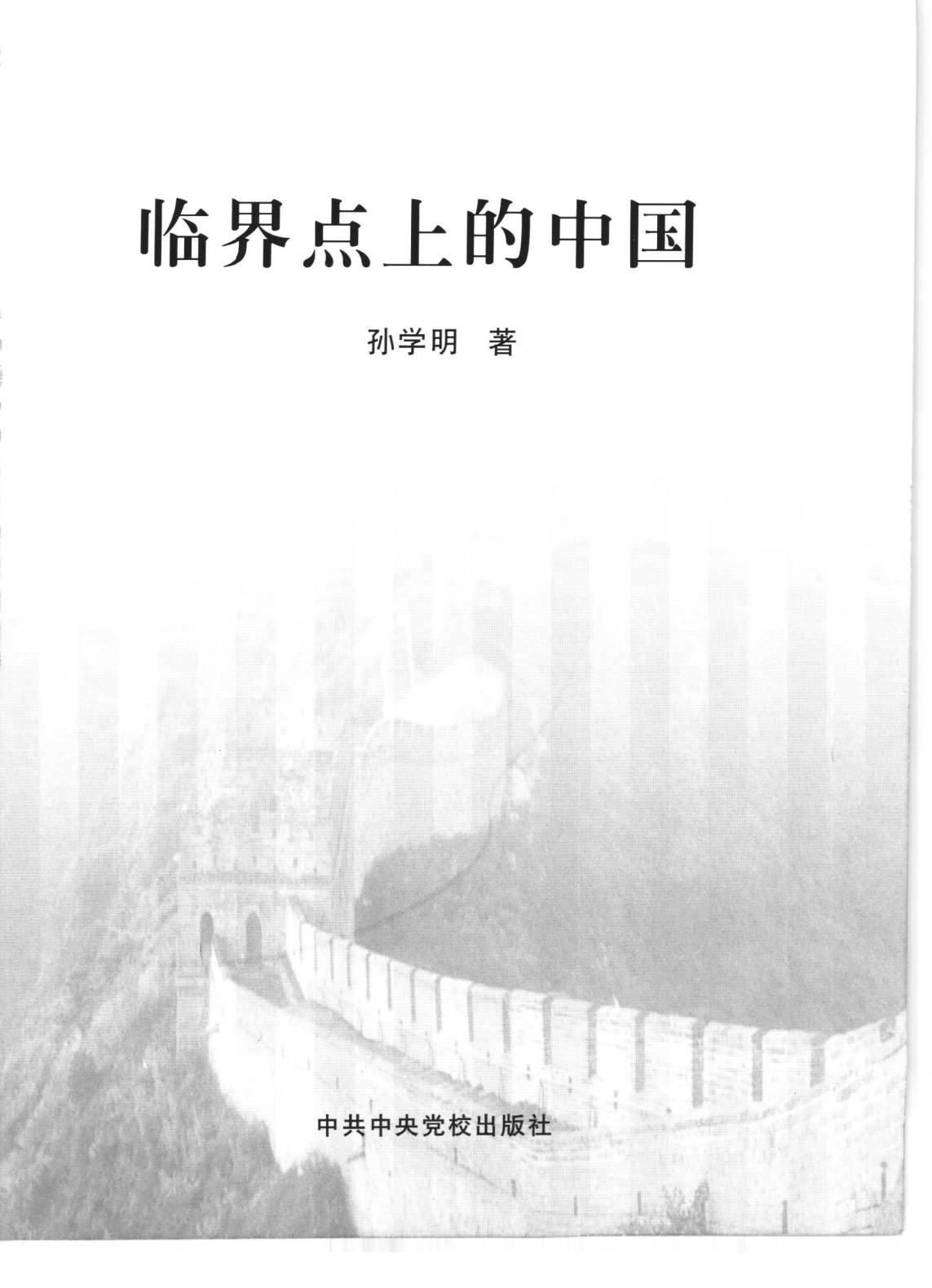
孙学明 著

CHINA AT THE
CRITICAL POINT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临界点上的中国

孙学明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杰
封面设计 翟大闽
版式设计 李灵
责任校对 徐秀英 王京京
责任印制 张志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临界点上的中国/孙学明著.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9

ISBN 7-5035-2729-3

I . 临… II . 孙… III . 社会分析 - 中国 IV .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834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6 (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丰华装订厂装订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印张：15.375

字数：332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9.00 元

解剖世界，才知道中国向何处去；透视中国，才明白我们如何定位自己；天时地利，风云际会，谁能成功？不外你、我、他。

试图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增加一些战略眼光，来看待我们赖以生存的星球；

试图让每一个老百姓多懂一点中国，多理解社会，多干涉生活，多实现自我；

试图表述一个普通的真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袖，从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民族和精神气质。

一个世纪谢幕了，这是又一次开幕的预告。时间不居，长河流淌，历史从来没有句号。往往开来的，是领袖，是人民，更是少年中国绚丽如朝阳的大事业。

谨以此书献给新时代的新中国，献给智慧的领袖和如此英俊的新中国人。

——作者题记



001	绪 论 理想塑造历史
001	一 光荣与梦想：是摧毁还是建树
006	二 我们从风险中走来
009	三 历史没有终结 英雄可以再生
012	四 世纪更迭：又是一个新中国
015	五 继承中的忧患
017	六 我们需要新智慧
021	七 继续开创：我们依靠什么
023	八 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新中国人
032	九 给世界一个惊喜
036	第一章 时代与领袖
036	一 领袖是什么
037	二 是领袖进行改革还是改革创造领袖
044	三 历史就是我们自己
051	四 挺身历史潮头领袖如何实现自我
060	五 领袖的两个支点：悲壮缔造英雄 成就缔造伟人
068	六 历史选择：邓小平后的江泽民
080	第二章 制度与创新——现代化国家必走 的路径
080	一 现代化为什么要有制度创新

090	二 变革的能力：绝不是激进、冒险、狂热和轻易否定
100	三 社会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的保障：民主
112	四 受益忠告比提供忠告需要更大的智慧
120	五 社会终极关怀：追求正义的法治原则
133	第三章 剪不断理还乱：经济——特别的牵挂
133	一 民族生命的血脉
141	二 中国的世界地位是构筑经济运行的坐标
150	三 世界需要中国比中国需要世界更迫切
161	四 最大的赢家是自己生活得更好
177	五 用尽就是永久消失 你无法制造也买不到
191	第四章 “科学技术”与“爱”的婚配——诞生未来文明
191	一 科学技术——新世纪的诺亚方舟
198	二 没有单纯美好和真理不成其伟大
206	三 发展与进步就是集合一切成功的配方
219	四 科技不仅要发展还需要沉思
228	第五章 怎样用最好的方式追求最好的结果——智慧的教育
228	一 什么是“教育”



目
录

237	二 尽全力保持心中不灭的圣火—— 良知	★
255	三 我们的教育修筑了太多的“墙” 却没有打开足够的“门”	★
271	四 我们深深惧怕黑暗但对光明也存 怀疑	★
289	五 上帝死了诺贝尔为何永存	
307	第六章 拥有正义和实力我们将无往而不 胜	
307	一 侵略 不死的威胁 国防 永远 的存在	
321	二 如何迎接未来战争：“变”与 “不变”的法则	
331	三 依旧傲然面对：小小寰球有几个 苍蝇碰壁嗡嗡叫	
338	四 重塑军队战斗力信任是关键	
342	五 胸有成竹但事到临头还是要三思 而行	
352	第七章 没有人民的同意 任何人搞分裂 都不能得逞	
352	一 为什么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历 史的主旋律	3
362	二 在统一的较量中只有求胜一途	
372	三 当人们都能回家时这个“大家” 才真正美好	
383	第八章 从谦和的微笑直至开怀大笑是所 有成功外交的过程	
383	一 伟岸的国家形象与儒雅的对外关系	

399	二 警觉：自负而得意的狂笑
416	三 永恒的微笑：让世界感受中国的温暖
426	第九章 起始轮回九九归一：文化
426	一 风骚千古——中国文化的历史穿透力
435	二 注入新的创造 凝聚疯狂离散的文化
453	三 第二次文艺复兴回归古典东方
475	结语 中国智慧——带给人类的思想之光
480	后记



绪论 理想塑造历史

一、光荣与梦想：是摧毁还是建树

一个世纪的结束和一个世纪的开始，意味着我们面对时代必须重新思考和再次回答。

过去的二十世纪这个风雨大时代很像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笔下的十八世纪的欧洲。《双城记》的开篇写道：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有着各种事物，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总之，那时和现代是这样相像，以至那时声名最响的某些作家对于它的批评，说好说，都固执地只用最高级的对比之词。

001

如果每个人都对过去的二十世纪做个总结的话，我要说它升扬了人类所及的最大希望，但也摧毁了人类所有的光荣与梦想……

不是吗？已经结束的这一百年历程：是人类历史上

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变化最大，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百年；是人类历史上社会震荡最剧烈、最不稳定的一百年；是人类历史上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思潮变化巨大、技术知识猛增，信息传播最快的一百年……

一个世纪的光阴流传，一个世纪的大起大落；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一次又一次的重建；一次又一次的流血，一次又一次的自毁自戗。

当“德先生”生出法西斯的怪胎，当“赛先生”造出核武器的灾难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沉思，当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浪潮席卷世界的时候；当许多主义潮流涨潮落般兴盛、衰落，最终在这个逐渐由蓝转灰的星球上渐次消失的时候；当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犹如一幅幅鱼龙漫衍的图景——东欧各国转向了、柏林围墙倒塌了、苏联帝国崩解了，恐怖活动加剧了，接踵重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当西方人在那些当初被他们认定后来也被我们所认定的真理的尸体上哀歌不已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人类是否有着不同的文化密码？不同的发展道路？不同的话语系统？才使我们在全球和平与发展、挑战与危机扑朔迷离的不确定状态中，陷入失语的茫然和无字的书写。

在扬弃了简单的东西文化优劣论之后，在放弃了那种线性的非此即彼的认知世界的方法之后，在经过了漫漫长夜的换脑换笔的转变之后，蓦然回首，这段对任何个人都不算短的时光，耗尽了多少智者与愚者的青春！

今天，知识界的幸存者中，有多少人不带有理论上的失落感，不带有理论上的疲惫感呢！许许多多自封或



被封为才华横溢的思想智识人士，昨日，狂热拜倒在这个主义的脚下，明朝又毫不设防地准备好拥抱、亲吻相反的主义……

试问：能不为忽此忽彼的世风所动，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并不懈探讨社会正义与人类信念者，竟有几人？

时间是惟一的权威，有着无可争辩的地位。因为它可以使当时看来可靠无比的荣誉化为泡影，可以使当时人们觉得是脆弱的声音巩固下来。

不是吗？由于种种一言难尽的原因，我们最值得珍惜的很多思想、品性和人，曾被长久地漠视，甚至一再地遭到过有意的曲解和误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又一个新千年里，由于时间这位权威批评家的出场，这些曾遭漠视和曲解的一切，作为一种不争的事实，正在逐渐的昭然于世，越来越成为新中国人重新加以叙述和诠释的对象。

在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范畴上，这些人和他们的思想，也许可以划归为温和沉静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但最重要的，他们是尊重知识，相信智慧的一群人，他们本身就是学养厚实和天赋极高的精神智慧的拥有者和提供者，读一读这些人的名字，就足以令人神往，就足以让人泪流满面；听一听这些饱经沧桑而又与众不同的声音，就足以令人掩卷沉思，就足以让人受益匪浅。

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切关怀。

学界巨擘埃里克·哈布斯堡对二十世纪历史变迁的重彩丹青。



历史学家陈寅恪独步一时的史学视界。

文学家沈从文笔下描述中的湘西世界。

.....

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再开列下去，令人稍感慰藉的是，毕竟还有这么一群人以他们共同拥有的心灵景观，向世人展示着诚实、朴素、而又坚定不移的面容：在千变万化、纷乱多难的现实世界中平静地独步；在新潮主义、时髦热闹的功利舞台上，从不做出显山露水和左冲右突的姿态。

他们的存在，使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境界。

他们的著作，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勇于正视现实世界的思考。

他们的作品，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的人生世界。我们似乎有理由，将他们评价为内心具有超常稳定性的人，其稳定的程度，达到了任何外部压力都难以将其撼动的地步。

尽管我们这颗星球已经多次被各种各样的主义涂染过许多回了，尽管我们知道在二十一世纪里同样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主义涂染我们的时代，可我们也知道，所有的涂染过后，生命之根还是要顽强地露出地面。不管有过多少次、有过多少种“主义、真理”，企图把生命整齐划一，但是它们最终都没有能够做到。这是因为：所有属于生命的最深刻的体验都是不能重复的！陈寅恪、沈从文先生不就是凭着这份不能重复的体验，沉着并踏实地穿越了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走完了他们余生路途的么？



当我们回首过去时，发现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政治学或经济学“主义”贯穿其中。然而，追溯起来，西方某种始终显现的精神却清晰可见，它不因舞台上新教势力与旧教势力、帝国主义因袭殖民主义、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取代前工业社会，霸权国家走马灯似的更迭而变易。这种精神在历史上的表现特征之一，就是对“非我族类”，对其他文明无情的、持续的摧残与征服。

乔姆斯基直截了当地认为，这几百年就是一个“野蛮的非正义”的扩张史，他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较野蛮战胜较文明，较极端战胜较宽容文化的历史进程，在人文的意义上，这毫无进步可言。他更提醒人们：今天，这个进程仍在继续。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诸多好处之一，就是征服摧残之后不用说“对不起”，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谴责与改正。而这，正是对殖民——资本——帝国主义进行道德与文化批判的出生点。

如果说，今天西方国家还津津乐道于推销自以为独一无二的某种政治、宗教、思想、文化、经济模式并引以为道德荣耀的话，那么它们又为什么从来没有直接的承认过，在这推销过程中为其他文化带来的惨重代价，为什么从来不愿为此而忏悔、而检讨、而收敛、而自行修正的话，人们就不能不点出：在这荣耀的道德光环内部，隐藏着巨大的黑洞。

乔姆斯基满怀希望的注目发展中国家的逐渐崛起，希望这有助于解决人类多数人面临的困难。而这些困难



他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这个“只由短期物质获益所驱使，只把活人作为工具而非目的”的文化结构所不能解决的。这种自我反省的道德勇气，不能不让人钦佩。

人世间并没有太多的真知灼见，所谓的真知灼见，就是把“常识”告诉人们。

当人类的良知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紧密结合时，批判才具有穿透力，正视、分析又不迷信资本主义强势现实的人，才成为必需，而这正是新时代的新中国所应具有的慧眼所在。

光荣与梦想只能是建树中的长河堤坝，而不是摧毁后的废墟。

二、我们从风险中走来

人们不应忘记那个已经消逝或已经遁去的二十世纪，这个人类历史上养育了最多人口，赋予最多人以理想，动员了最多人去斗争，也断送了最多人性命的世纪，怎会是一两个人，一两本书能够讲清楚的？！

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体制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怪胎，但如果在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讲述它，会有人认为这是趋势、是正果。

从二十世纪的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二年间，绝大部分原来的自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在自身严重的、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纷纷冰消雪化，而法西斯体制则日渐壮大。哈布斯堡提醒人们，由于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结盟，才挽救了民主，也“只有红军”才能最后

战胜希特勒纳粹德国。

二十世纪的最大讽刺，就是这两个主义的历史性结盟，结束了人类文明最大的致命毒瘤，而它们却又在胜利之后死死对局，上演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悲剧——冷战。

几乎同样富有戏剧性的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个以推翻全球资本主义为使命的政体，不仅是在关键时刻，也是在根本意义上“挽救了资本主义”。它不仅以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实力正面击溃了法西斯强敌，也为资本主义提供了动力，使它能够减少失业，增加福利，并得以把本是一盘散沙、分崩离析的资本主义国家团结起来。哈布斯堡指出，正是由于“大敌当前”，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致力于改革，其结果，资本主义才迎来了—九四七—一九七三年间“连它自己也未想到的”黄金时代，并孕育、降生了人类文明历程上史无前例的、继农业和工业革命后又一次社会转型——信息时代。而冷战，正是在这个社会转型中寿终正寝。

历史的回眸，有时常让人哭笑不得，无所适从，无法言述，哈布斯堡的目的，也许需要我们用长时间来追寻。哈布斯堡认为，评价一个政体，特别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政体，不似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他指出，十月革命所建立的体制，无论多大问题，也无论其自身局限或苛刻的国际环境如何，也无论最后总的评价是什么，但它曾经拥有的长期与巨大影响，像加速器一样，直接大大促进了其他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转型，也间接推动了改革着的资本主义进入黄金时代，加速其导向后工业社

会的转型。而步入后工业社会的世界也终于渐渐认识到，原本人类许多重大问题，诸如人口、资源、贫困、战争、环境等，是不分你我的，而资本主义体系今天早已不是十九世纪的“光辉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不是柏林墙的戏剧化镜头上演之前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更多的东西是不分彼此，是大家共享的。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其意义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哈布斯堡在他的《极端的年代》作出了如下结论，苏联体制的坍塌，并不是“一个敌人失败了，一个主义胜利了”这么一个简单游戏的结局，它标志着人类开始收拾思想，汲取教训。

它标志着文明史上起自一九一四年，止于一九九一年的一个“极端的年代”宣告退场。

这种谢幕并不显得轻松，因为人类近几个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强大到可以摧毁人类，也可以摧毁人类栖居的这个生存环境的地球，而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今天也是危机四伏。“我们的世界冒着爆炸与坍塌的双重风险。它必须改变”；“我们不知我们正向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把我们带到了这一点”（哈布斯堡）。

我们还能做的是放眼前瞻，注目当前的和未来的世界。

美国哈佛战略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充满危机地提醒世人，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将是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虽然有人将其说法视作危言耸听和对正在崛起的非

西方世界的敌视，毕竟不能视而不见的是，以种族、文化、宗教信仰为内容的矛盾斗争，正以变异的恐怖主义形式在世界各地上演着。

一般说来，强势文化多乐于鼓吹同一性、一体性、普遍性、全球性，弱势文化则宁肯提倡相对性、多元性和特殊性，口号的背后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

不管是超级大国还是发展中的国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球经济越来越趋向一体，信息时代的发展也迅速改变着人们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在这个星球越来越小，天涯咫尺的概念似可互换的时代，人类的通达和共识也似乎愈加显得重要。总之，“有一件事则很明白，如果人类有一个可以辨别的未来，它就不能是过去与现在的延续。如若我们试图在现时这样的基础上建设第三个千年，我们将会失败。而失败的代价，就是说，一个变迁社会的被置换，将是黑暗”（哈布斯堡）。

三、历史没有终结 英雄可以再生

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新时代的新中国这个提法才得以产生。

尽管二十世纪的世界叫人感到色彩缤纷，变化无序，数年之内，世人所熟悉的政治地图、经济格局、时代潮流、价值理念，以及权力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在面对二十一世纪的种种变革之际，各国、各民族的领袖们都在勾画着各自发展的蓝图。

说老实话，任何人想在新世纪初来预测未来一百年